

新时代背景下浙江市镇的乡村振兴 及农业现代化探讨

沈晨曦 陈双生¹

(浙江海洋大学 东海科学技术学院, 浙江 舟山 316000)

【摘要】: 在新时代背景下,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产品贡献、市场贡献和资本贡献的重要作用, 农业的地理空间与从事农业活动的主体之间更是紧密相联。农业的发展离不开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 而乡村振兴正是针对“三农”问题提出的战略决策。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 浙江省部分乡镇地区发展的历程, 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经验与不足对其他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定位与实施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农村产业结构 城乡一体化 区域经济 浙江省

【中图分类号】 F323.3 **【文献标识码】** A

2017年10月18日, 党的十九大报告多次提及乡村振兴战略, 并将其作为国家重点发展战略^[1]。2020年10月29日, 党的十九届五次会议通过了“十四五”规划, 要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深化乡村改革,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是党中央针对“三农”问题所作出的战略性选择, 同时将“三农”问题与城乡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相结合, 提升至乡村振兴的战略性高度, 以此促进公共资源要素平等置换, 建立新型城乡与工农关系。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 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其他区域具有指导意义。

1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概述

由于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进一步深入式、渗透式发展以及中国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发展初期的城乡二元化体制格局的短板逐渐暴露, 资源要素配置比例失调的问题极大地阻碍了农村的经济发展^[2]。虽然在改革开放后, 党中央大力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 但长期不合理的诸如城乡二元体制, 户籍制度和劳动力保障制度等资源配置制度都直接或间接制约着农村的经济增长, 使得城乡收入差距被进一步拉大^[3]。

相对于中国,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进行工业化城市化探索的时间较早。而在其经济发展初期, 以牺牲农村为代价发展城市工业的政策也曾一度引起城乡发展不平衡和资源配置失调问题^[4]。但欧美等发达国家很快意识到工农业一体化发展及乡村振兴的重要性, 并及早通过法律约束、政策支持和社会协助等力量, 全面支持乡村振兴。21世纪, 同处于经济大融合的关联性发展之下,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较于中国, 更具有城乡一体化经济发展的动态趋势、更合理的乡村经济发展模式和更深刻的乡村建设意识。

在新时代的发展浪潮下,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作为世界多极化的重要一环, 面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经济低迷状态和城乡结

作者简介: 沈晨曦(2000-), 女, 浙江湖州人, 本科在读;陈双生(1970-), 男, 河南郑州人, 经济师, 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规划。

构失衡现象，国家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优化资源配置，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2 新时代浙江省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的实践

2.1 浙江省乡村振兴发展现状

作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具有先进示范和借鉴作用。

浙江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显现在南北区域间以及城乡间。其中，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城乡间，尤其是经济较为落后地区的城乡之间更为严重。因此，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更高水平地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城乡发展融合成为浙江省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浙江省的乡村振兴战略重在：①加快高效生态农业发展，建设特色小镇、特色产业基地和产业园区；②提档乡村面貌和基础设施；③协调各区域城乡间发展，变人口红利向生态红利进步，消费倾向向绿色消费进步。

党的十九大以来，浙江省的乡村振兴成果显著的同时，其乡村发展也面临着不少挑战：绿色消费需求激增与农业生产方式转换缓慢的矛盾；农民对乡村环境和生活质量的基本需求与现阶段乡村规划管理及公共服务水平改善有限的矛盾等。

以浙江省内经济发展相对较缓慢的衢州，丽水和舟山三市为例，表述农村振兴在浙江省实施现状。首先是舟山，舟山是中国最大的群岛，分属岛屿众多，是典型的海岛城市。舟山是浙江省最后成立的地级市，陆路交通中仅本岛有一座跨海大桥与宁波相联。其地理位置偏远且交通不便，自主市级规划晚，岛屿众多且分布不一，信息化现代化滞后和城乡发展严重不均衡等问题都直接限制着舟山市的经济发展。但是，舟山也拥有得天独厚的渔业资源和旅游资源，更有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策略制定的后进优势。

舟山乡村众多且乡村经济滞后程度严重，在浙江省乃至全国乡村振兴的环境下，舟山市政府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革治理、管理方式以及农村农民保障体系、机制，以保证农民基本生活水准，同时，将经济增长重点放在发展旅游业和现代渔业上。根据不同岛屿的各自情况，或建筑码头宾馆，民宿和岛屿风情馆，发挥极具地域特色的墙绘花绘，海滨文化村，白墙黑瓦等旅游文化特色优势，运用互联网加强宣传，提升招商引资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或盘活土地，推动渔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打造新型渔农村，利用城中村优势，增进村级集体经济，并兴建文化礼堂，丰富农村精神文明和文化遗产。

2017 年，舟山市全面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至 2019 年，3A 级景区村庄 24 个，海岛生态廊道和主题风景线 17 条，243 个村完成集中整治，在全省率先实现美丽乡村创建全域化；集体经济收入在 30 万元以上的村社占比达 91.9%，全市集体经济总收入达 6.48 亿元，年收入在 50 万元以上的村社占比达 85.07%。2021 年 4 月，舟山市进一步明确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力争 2022 年，可建应建新时代美丽乡村达标和 A 级以上景区全覆盖，80%以上村集体经济组织年收入超 60 万元。

舟山乡村振兴战略使舟山经济获得了有效提升，但问题也逐渐显露。对于新型渔村而言，经济基础实力薄弱且筹资难度大，使基础设施维护机制欠缺，大量土地盘活效率低下甚至引起二次荒废，村级发展规划缺少长远排布造成产业定位不明，基础设施闲置；对于新兴旅游岛屿而言，当地的相关政策疏漏引起旅游业秩序文明问题，维护疏漏则引起体验项目设施问题，这些均影响游客体验感和旅游资源的循环利用；同时，舟山的渔业资源也没有得到最优效益，现代渔业技术利用度较低，渔产品市场化程度缺少同等市场竞争力等。这些都是需待解决的问题。

同处于浙北地区的丽水、衢州，山多地少的地理因素直接成为制约两地经济发展，尤其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主要原因。绿水青

山的优越自然条件使得两地都有天然宜居城市的发展条件，但这也间接阻碍了工业化大发展的步伐，减缓了经济发展的进程。相对于地处西南群山中的丽水，四省通衢，地邻江西的衢州拥有更优渥的交通发展优势，经济互通潜力大。除了较发达的高速铁路，还建有军民两用的机场；历史上，衢州曾出 6 位状元、9 位院士，进士若干，文化底蕴深厚。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政府建设新城区，规划老城区，提升行政效率，着手产业升级和新兴技术型企业的招商引资。虽取得一定效益，但政府始终不敢放开招商引资的限制，企业的管理理念相对落后，加之严格管控的硬性环境指标对重工业的直接限制，衢州经济发展因此受限，进步缓慢。

相对于衢州，丽水中心城市建设更加完善，现代化新城区初具雏形；作为浙江省大花园建设“最具自然资源禀赋”的地区，丽水更具有山区特色旅游吸引力，旅游业潜力相对较大，人均储蓄额和可支配收入也更高。乡村战略实施后，丽水城市定位于生态型城市发展，依靠优势的天然条件，发展绿色产业，突出中心城市，强化中心城市的布局体系。但丽水市的县级地域经济差距大，交通不便，招商引资困难。主导产业集中于第一产业和简单加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力度有待提高。

为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浙江省在坚持陆海统筹、山海协作的原则下，深化浙沪洋山区域合作开发，推进省际毗邻区建设，支持衢州建设四省边际中心城市，宁波舟山建设海洋中心城市；加快建设衢丽花园城市群，谋划沪甬跨海通道，重点推动海洋带和山区带经济持久内生增长能力的提升。

区域性经济发展直接影响城镇化建设，极大地限制了乡村振兴经济基础的资本要素投入，农民基本保障难以保证，从而在更深层次上致使农村农业的落后；而乡村振兴的发展驱动力不足，也拖累了城市化建设，使区域经济难以高效良性地进行循环收益，缺乏后劲支撑，使整个区域性经济发展受限。尤其对于浙江省这样一个处于改革开放前列的沿海城市，农业农村现代化上的短板深刻影响着其后续的产业升级和产业振兴，继而深入影响经济活力和内生动力。因此，协调区域性乡村城市化发展，统筹区域性城镇现代化发展意义重大。

2.2 浙江省典型案例和分析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通过梳理乡村振兴中产业发展较好的案例，总结出乡村振兴的几种囊括不同地域地理、不同风俗文化、不同经济条件与政治建设的典型模式，即电商特色产业模式、村集体组织带动模式、村集体与社会资本共同撬动模式、综合发展模式、外部资金撬动模式、一价全包精品民宿度假模式，民宿发展模式、田园综合体模式、三变模式、传统文化复兴模式。这些模式的发展对其他区域的乡村振兴实践颇具指导意义。以莫干山为代表的民宿发展模式和以乌村为代表的一价全包精品民宿度假模式为具体事例展开论述，由两者相似点与不同点的对比中分析出相应的借鉴意义。

案例一：以莫干山为代表的民宿发展模式。

莫干山是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因干将莫邪铸剑得名，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内，处沪、宁、杭三角中心，距杭州仅 1 小时车程，是杭嘉湖平原为数不多的山区景点，海拔较低，四季清凉，竹林茶园密布。优越的自然条件、地理区位和人文风貌成为莫干山发展的优势。

莫干山镇乡村振兴战略以民宿为基础产业，通过政策扶持、外资引进、本地开发的手段，规划产业分类，打造特色小镇。

(1) 民宿产业。借助多元主体化的民宿产业吸引外来投资商和本地居民投资，政府及时引导，出台相关县级民宿等级划分标准进行等级划分与管理；同时出台民宿管理办法，对消防、污染、安全防护、接待设施等进行把控，定点监督检查，并通过“点状供地”、出让投资者房屋落地土地等措施来减轻企业负担和降低土地浪费。

(2) 旅游产业。依托莫干山风景区，构建全域旅游产业，打造户外生态运动基地，修建登山健身步道，举办山地越野竞赛等；

挖掘周边村镇旅游资源，改造怀旧风格业态，植入复古式建筑，容纳现代虚拟技术，建造 VR 体验馆、小型博物馆等。通过山下周边各镇区的特色小镇建造，山上山下联动发展，提升国内国际知名度。

(3) 农业产业。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带动生态农业发展，构建有机生态循环系统，笋、茶等农产品直接外销与宅配服务兼配，结合二次加工营销；开辟茶产业园区等产业园中的景观农田，开发农业体验场所，以生态平衡为主体，承包农场种养，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模式。

(4) 文化产业。发掘莫干山人文历史底蕴，发展新型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建设创意园区，改造蚕种场文化集镇，规划文创小镇，展售特色竹和蚕丝等手工艺品；打造青年创客基地与户外运动基地，运营全球首个 DiscoveryAdventuresMoganshanPark，力求结合传统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创新。

莫干山乡村振兴实践的经验总结及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凸显特色化。立足本土特色，差异化产品定位，将平原山区特色、人文特色融入任一产业构造，结合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协同发展，使“休闲度假”成为莫干山的代名词和全产业链定位的核心，全力创建休闲旅游品牌。

二是农业产业化。将“游客体验”深入贯彻农业产业中，改变单一的种养殖业，而优质的游客体验效应更带来可持续的旅游资源。游客参与细化的产业过程中，也使得以莫干黄芽为代表的莫干山特有农业产品的品牌效应和知名度被间接拓宽。

三是活动多元化。旅游产业和农业产业大力发展的同时，增加音乐节，各项运动赛事和游客产业体验等活动项目，大大加深了大众参与度和乡村特色沉浸式体验感，又进一步带动了各产业项目的发展优化，促进了旅游资源的循环利用度和乡村振兴建设的资本投入。

四是多功能化。运用产业生态学、产业经济学、环境学、景观设计等多项专业原理，并与浙江工业大学达成全面战略合作，2019 年 5 月创办浙江工业大学莫干山校区，注入新时代下的教育、科研、文化等相关要素，以民宿为基础产业，升级建立一体多功能的旅游区。

莫干山的运作模式充分发挥依托长三角城市群的人流量和精神性消费的优势，以民宿产业为先行产业，通过特色小镇改造、特色产业园区开发、综合性基地规划等，带动乡村旅游产业、乡村特色产品、乡村新品牌的发展。莫干山的产业发展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的高级形态和民宿产业发展的示范区域，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改变了浙江省桐庐等其他城市的旅游新产业形势，也使得民宿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特色先导产业。

案例二：以乌村为代表的一价全包精品民宿度假模式。

乌村位于浙江省嘉兴市乌镇国家景区，毗邻京杭大运河，距乌镇西栅仅 500m，地理位置同样优越。在开发资本要素方面，乌村由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投资管理，由古镇联盟景区咨询公司进行规划、设计和管理。

乌村借鉴 ClubMed 的“一价全包”国际度假理念，定位高端乡村旅游度假村，强调以乡村系统保护为基础，打造江南水乡式的传统生活氛围和现代休闲度假式的生活方式，导入食、住、行、娱、购，甚至亲子农耕等一系列服务设施。

乌村突出江南农业特点，构建农副种植加工区、农事活动接待区、知青文化区、船文化区四大板块，力图创建新型度假景区。

(1) 食。依据农村产业主体原则，推出乡土味中晚餐，形成“采摘上菜一小时”特色，搭配诸如桂花年糕、青团、桃胶鸡头

米等江南甜品和红酒牛排等西式餐点。

(2)住。细分渔家、磨坊、酒巷、竹屋、米仓、桃园和知青年代这几种不同组团选择。住宿主题源自乌村从前的生产小队，极具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

(3)娱。提供各项农事活动深度体验项目，搭配手工DIY、童玩天地、新建活动中心、帐篷露营和定期演艺场所等休闲活动。全面覆盖适宜各年龄段男女游客参与的休闲娱乐活动。

乌村的产业运作经验具有如下借鉴意义。

一是套餐一体化。区别传统经营模式，乌村采取国际套餐式的体验模式，将“食住行娱购”合为一体，一张门票即全套服务。全村封闭经营，高票价集中销售，限制人流。

二是服务全面化。乌村以C00，即首席礼宾官为一大特色，面对面地为游客进行综合服务，引导游客进行特色民俗活动体验，弱化距离，增强游客休闲项目的体验感和参与度。

乌村的乡村振兴模式与莫干山相比，均以旅游产业为主，定位于休闲度假；均依托于区位优势，先天自然条件和后天人文条件以及政府支持，结合第一产业种养殖业，重视顾客参与度和体验感；均挖掘后期人文特色底蕴，凸显特色化效益，从而实现乡村可持续性发展。其中，莫干山的产业振兴以民宿为基础，开放经营。凭借本土优势，横向布局各产业中的特色产品。灵活各产业中的经济发展要素，积极引入教育科研，进一步优化产业投入要素，以避免产业饱和，促进经济增长；乌村的产业振兴以农庄为基础，封闭经营。借鉴国际理念，纵向细化特色产业中的各组成要素。创新旅游体验的服务模式，与传统大景区(乌镇国家景区)的发展模式距离化，从而形成差异化产品定位和对等互补效应，更展现自身特色，实现经济进步。

3 新阶段浙江省乡村振兴战略新的方向定位

3.1 浙江省乡村振兴相关政策新布局

一是全面提升中心城市能级，着重培育中心城市，强化全市域统筹，提升设区市城区规模能级，提高资源统筹配置，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进高端产业要素功能，提升人口承载力和辐射的区域带动力，加快潜力县高标准现代城市建设。

二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协调发展，突出城镇对于城乡间的节点纽带作用。建立生态城市系统，推进以县城为主体的城镇化建设，加快县域美丽乡村建设，引导小城镇发展，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建设用地规模和公共服务保障，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三是提高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水平，继续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加快农村供给侧改革，加强“三农”基础研究，切实做好农业科技技术和人才培训工作，建设现代化农业示范区。壮大乡村主导产业，发展智慧农业，丰富乡村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四是持续优化乡村布局，深化“千万工程”的牵引作用，在率先进入城乡融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乡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强化历史文化传统的传承，提档升级乡村基础设施和物流体系，高标准开展乡村生态文明规划设计和美丽乡村建设，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五是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系，有效盘活闲置宅基地和荒地，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完善城乡统一建设用地机

制，保障农民相关土地权益，巩固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用好农业保险，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3.2 浙江省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新模式

乡村振兴战略发展逐渐进入深水区，旧有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已经难以继续助推乡村经济。城乡一体化和农村农业现代化的进程需要借助新时代环境，依靠新的发展方式打破僵持状态下的产业经济，激活市场经济动力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随着产业结构的改革升级，在经济基础较坚实区域，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将被集约化形式替代^[5]。集约化发展是一种在可承载力范围内，对资源实行优化配置，合理利用的可持续性方式，以发掘人力资源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使用率，增强效益内生代替资源物耗，降低成本为主要目的。

出于最大化利用市场借以刺激经济的考量，产供销一体化的方式也成为流行浪潮。产供销一体化顾名思义，即最大限度地减少中间环节，直接负责生产流通与销售，使成本缩减至最低，以此达到利润最大化目的。其实质就是利用市场导向型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发展与消费者和经销商互相联动的模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 2017-10-28 (001).
- [2] 王亚华, 苏毅清. 乡村振兴——中国农村发展新战略[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 (6): 49-55.
- [3] 艾大宾, 马晓玲. 中国乡村社会空间的形成与演化[J]. 人文地理, 2004 (5): 55-59.
- [4] 宁越敏. 中国城市化特点问题及治理[J]. 南京社会科学, 2012 (10): 19-27
- [5] 刘建生, 陈鑫, 曹佳慧. 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研究, 2017 (6): 127-135.